

撰文 吉尔斯·佛登 (Giles Foden)
摄影 菲利普·李·哈维 (Philip Lee Harvey)

SHROUDS OF MYSTERY

九天飞瀑

委内瑞拉奇特的远古风光隐藏着不少秘密，
多年来引诱无畏的探险家，追求财富，
甚至洗涤心灵。

瀑布飞流直下，仿佛永无穷尽。流水仿佛被筛子筛成细密的水雾，漂浮在空中，摇摇晃晃却永不停步，时间在这里的步伐似乎慢了下来，又或是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我的脑海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自有众多理由。从上倾泻而来的水流碰到下方的水流而减速，而下面的水流原本就已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减缓，如此循环不息。

这就是安赫尔瀑布（又名天使瀑布，Angel Falls）的奇观，瀑布从世界最古老的自然地貌，大萨瓦纳地区（Gran Sabana）超乎想像、陡然升高、状如桌子的平顶山（tepui）上飞泻而下。这片广袤的草原以及丛林位于委内瑞拉腹地。平顶山本身为冈瓦纳古陆（Gondwanaland，约1亿8,000万年前的一片超级大陆，当时非洲还和南美洲连在一起）地壳变动残存的地貌。因此，难怪我会感到时间的失落。

我置身于瀑布对面高耸的岩石平台上，安静而惊叹地看着瀑布溅起层层泡沫，倾泻着狂吼的怒涛。安赫尔瀑布落差979米，是全球最高的瀑布。在我之前，这条“垂直河流”已令无数人为之着迷。刹那间，我领悟到水的这种流动体现了人类对分分合合永无休止的循环：一切都相互连接在一起，事事互为因果，然而为了整理并形成完整的概念，我们必须细细分析其中经历，即各种传说的起源。有时，故事之间又相互关联。事实上，我置身安赫尔瀑布的原因正是为了追随前人的足迹，而他毕生追寻的目标至今仍未实现。

飞行员及探险家吉米·安赫尔（Jimmie Angel）在美国是一位马戏飞行员、试飞员及电影特技飞行员。到达南美

后，他在科学及政府考察团担任飞行员。他发现安赫尔瀑布以及奥扬特普伊山（Auyántepeui）（瀑布从此山上飞泻而下）的故事就像一部悬疑小说。故事的起点大约在1920年代初，安赫尔在巴拿马的一家酒吧与一位名叫麦克莱肯（J.R. McCracken）的采矿地质学家聊天。沉默寡言的麦克莱肯得知安赫尔是位飞行员之后，提出以5,000美元作为酬劳，请安赫尔带他飞往委内瑞拉的一处神秘地点。

麦克莱肯没有说明要去什么地方，只是告诉安赫尔飞行的方向。飞机深入大萨瓦纳之后，他又指示飞机降落



美国飞行员吉米·安赫尔1899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他的一生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委内瑞拉的安赫尔瀑布即以他名字命名。



在一座大平顶山的茂密草丛中。刚下机，麦克莱肯就跳进河里开始淘金子。安赫尔看到这位探矿者很快便装满了一袋金块，顿时傻了眼。不消多久，天色渐暗，离开的时候到了。装金子的口袋很沉，安赫尔一度担心无法起飞。

没多久，麦克莱肯便死在美国，流金之河的确切地点亦随之消逝，尽管安赫尔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搜寻，却一无所获。这主要是因为这条河流并没有记录在当时的地图上，不过安赫尔认为其流经大萨瓦纳平顶山地区最大、最偏远的奥扬特普伊山。1933年11月18日，他在这座平顶山上空盘旋时，首次发现了这一奇景，即后来以他命名的安赫尔瀑布。

那其实是两道瀑布，或一道瀑布两股流水。两股流水先缠绕在一起，再撞击下面的岩石，声如雷鸣，直泻深谷。撞击的冲击力产生更多的水气，向上腾升，与下泻的水在半空混合。飘浮在山谷之间的云朵浑不知觉，碰巧遇上这场激烈的撞击，如同遭到突袭。

随着地势倾斜减缓，一切复归平静，飞流化为河流，蜿蜒流经森林绿野。不过，从观景台走下来，跨过交缠的树根，或者驻足在幼树成长的空地，我仍然可以听到瀑布的吼叫，尽管受到树木的阻隔。

山脚有一个简单的吊床营地，那是我前一天过夜的地方。爬山之旅令我满身尘垢，因此跳进河里游泳。仰卧在水流急湍的河中，我看到两只展翅高飞的山鹰在上空盘旋，再往上看，依然是奥扬特普伊山嶙峋的轮廓。

置身900米的瀑布底部，我仍然可以看到石头的狭缝，瀑布从这个裂口迸泻而下，最后落入我现在泅游的水潭。看着看着，四周的平顶山生出变幻无常的紫色烟霞，似乎要为夜之降临而拉下一层水气与云雾的面纱。

第二天清晨，我乘坐摩托独木舟来到安赫尔瀑布的倾泻点——卡奈玛湖（Canaima Lagoon）。整个旅程耗时四个小时，全程高速前进，当地佩蒙族（Pemón）船夫经验老到，小心翼翼在岩石与滑坡之间穿行。小艇多次从骄阳走入暴雨，又从暴雨中走出来，可见平顶山对于当地气候影响极大。

在卡奈玛湖畔的小村落（要不是有旅游业，当地肯定贫困不堪），水从平顶山四周聚拢，在巨崖之间注流形成青蛙瀑布（Sapo Falls）（委内瑞拉是名副其实的瀑布之乡）。游客可以下水游泳，从两棵棕榈树中间穿过，仿佛穿越激浪之中耸立的一道雄伟大门。如果站在青蛙瀑布的水帘之后，就可以从另一角度欣赏从五月到十月的雨季聚集的雨水自高原一泻而下。

我在卡奈玛的小型机场乘坐小型飞机深入大萨瓦纳的



卡瓦克（Kavak）野外营地。飞机飞过起伏不平的草原，途中机师在阅读当地报纸，偶尔会瞄一下裹在黄色防尘套内的便携式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导航仪，或者张开黑白夹杂的翘八字胡子下的嘴巴，进行无线电联络。

若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吉米·安赫尔能找到流金之河吗？读者或许会这么问，可从前的飞行员不也有经纬度可以依循吗？还有指南针及其他仪器，因此他应该可以重回旧地。他甚至将自己那架1929年制造的火烈鸟单翼飞机命名为卡罗尼河（Río Caroní），大萨瓦纳的主要河流之一。他正是凭借这条河流在区内导航。不过，你只要在空中看到大萨瓦纳是多么壮观，尤其是奥扬特普伊山，你就会明白，即使拥有先进的工具以及很好的方向感，依然非常容易迷失方向。

此外，如果你回来了，可没有人相信你，又该怎么办？1933年秋天前后，安赫尔第一次发现瀑布回来之后，人们都认为他在编造荒诞不经的故事。虽然大萨瓦纳住着卡玛拉科托人（Kamarakotos）及其他佩蒙族部落，但外面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

四年之后，1937年10月9日，安赫尔回到卡罗尼河的瀑布，当天与他同机的还有太太玛丽，冲劲十足的委内瑞拉探险家古斯塔沃·汉尼（Gustavo Heny）及其随从米格尔。飞机的轮子擦过安赫尔选择作为降落地点的草地之后，



突然陷入柔软的地面，一头栽下，机头鼻锥以及螺旋桨均陷进了沼泽地。犹幸这支小探险队早已考虑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因而准备充足。他们带了粮食、绳索、帐篷及大砍刀，经过11天的艰苦跋涉，几乎筋疲力竭的他们终于到达最近的一个村落，获得了当地的卡玛拉科托人的协助。

自此之后，安赫尔的探险功绩与“发现”这些瀑布扯上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卡玛拉科托人来说，奥扬特普伊山当然一直存在着，至今那仍是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天地，“奥扬”在他们的语言中意为“魔鬼”，而“特普伊”则是“房子”的意思。至于安赫尔瀑布，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维斯（Hugo Chávez）曾在2009年表示希望使用当地原住民对于这座瀑布的叫法，将安赫尔瀑布改名为Kerepakupai Merú，意即“最深的瀑布”。不过，查韦斯总统后来解释说他不会为此颁布法令改名。大部份委内瑞拉人仍把这座瀑布叫做Salto Ángel，即安赫尔瀑布。

降落时，我发现卡瓦克离卡玛拉科托人聚居的卡玛拉塔村（Kamarata）不远。有些卡玛拉科托人在营地工作。在荒凉的小屋群落的四周，长了不少棕榈树。我一边散步，一边庆幸有机会与当地导游乔治聊天，谈谈部落文化。他说：“乔治并不是我的真名，我之所以用这个名字，只是因为原来的印第安名字对于游客来说太难发音了！”

接着他列举了一些威胁到卡玛拉科托人甚至佩蒙族的文化特征的因素，主要是移民、疾病以及知识的传承难以延续。“我们把这些棕榈树叫作‘生命之树’。”乔治告诉我，然后他带我到其中一间小屋，向我展示用棕榈叶制作的篮子、鞋子及部分屋顶。“棕榈树树心生长的虫子还曾是我们的美食之一，然而现在这些都消失了。”

前页：安赫尔瀑布及其所在的奥扬特普伊山以风景变幻莫测而著称，那里色彩多变、云雾缭绕。对页：卡瓦克峡谷的狭长裂口。上图：卡奈玛国家公园罗赖马山引人入胜的山峦。

乔治本人仍然记得同一些曾帮助过吉米·安赫尔等人在撞机后从平顶山下来的佩蒙族老人谈过话。听到这里，我发现大萨瓦纳与西方的邂逅其实只是发生在近期的事情。安赫尔的飞机残骸在奥扬特普伊山顶静躺了30年，无人问津，但最终还是回归文明世界，被分拆成一片片。现在，这架飞机已经完全修复，矗立在玻利瓦尔城机场前。

我和乔治爬上卡瓦克峡谷，又热又累。不过，在卡瓦克，另一道瀑布跌入陡峭的深谷，令人印象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横向伸展的触感体验：安赫尔瀑布则是垂直的视觉景观：水流速度的一连串剧变。

前一刻我还在清凉的潭水中放松身心，这一刻我却在



罗赖马山顶平台的景观，这座卡奈玛国家公园最高的平顶山，地处圭亚那、委内瑞拉和巴西的交界处。

抓紧绳索，以免被急流拖行至狭窄的裂口。瀑布就在旁边，我只能向后退去。溅起的水滴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但恐怕只有受虐狂才能长时间忍受这种刺痛感。离去时，我匆忙滑向水沟，直至再度进入游泳的水洞，仰望从峭壁上悬垂下来的藤蔓。

再次登上塞斯纳飞机，我渐渐临近了这次旅程的高潮，坐直升机俯瞰罗赖马山（Mount Roraima），那是委内瑞拉平顶山地区最令人激动的体验，其悬崖峭壁及铁砧似的高原是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的小说《失落的世界》及其现代改编作品电影《侏罗纪公园》及《天外奇迹》（UP）的创作灵感。罗赖马山横跨巴西与圭亚那的边境线，昂然高插云霄。

直升机突然急坠，在岩石上空迅速转向，稍微颠簸，再降落到沼泽地上。畏于那里的下行气流，我不敢前进，只能四处观望。很快，我明白到这是一处极为偏僻而且与众不同的地方。黑色玄武岩仿佛突起的尖牙，还有各种平顶山上独有的奇花异草，包括蕨、兰及凤梨科植物等，恍如置身另一个星球，又或是穿越时空来到地球的史前时代。

我在罗赖马山上一家“酒店”过夜，其实就是一块悬垂巨岩下面的空间，可以提供些许保护，免受这里频繁发生的恶劣天气的侵袭。从那儿你可以看到细长的烟雾霞光穿过层层凤梨树叶。就算一头恐龙从岩石平台的转角处伸出脖颈，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此外，我再次感到自己身处一个根本无法察觉时间的地点。在这里，我们不过是传奇故事中的一粒微尘。

早餐享用过“arepas”（玉米饼）和咖啡后，我们搭乘直升机下山，当然不是安赫尔经历的那场马拉松式旅程，但这只是这次现代探险旅程的开始，洪水、航班延误以及查维斯政权带来种种限制，例如无处不在的军队和残破的基建设施等。对于安赫尔来说，这些麻烦闻所未闻，而他知道只要跳进小型飞机，河流就会引导他，在这里自由自在地飞翔。

总的来说，委内瑞拉是个有点不情不愿地揭开神秘面纱的国家。能够到达任何地方都是一项取之不易的成就，需要克服路障、丛林以及泛滥的河流。但或许这样更好。至少对我来说，最美好的经历就是在卡瓦克峡谷远古的河水中游泳，希望有生之年能再去一次。现在，我已去过安赫尔瀑布，心中满载了吉米·安赫尔的传奇故事。虽然他最终没有找到那条失落的流金之河，尽管他或许本就离河不远。1956年，安赫尔死于在巴拿马坠机时头部受伤引起的并发症，四年之后，他的爱妻玛丽将其骨灰撒在安赫尔瀑布，完成了他的遗愿。◆